



法国更新治理研究院 编

Institut de recherche et débat sur la gouvernance

金俊华 译

治理年鉴 2007

Chroniques de la gouvernance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治理年鉴 2007/ 法国更新治理研究院编;金俊华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11 ISBN 978-7-80225-375-9

I.治... II.①法... ②金... III.国家机构—行政管理—2007—年鉴
IV.D035-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6757 号



Institut de recherche et débat sur la gouvernance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nd Debate on Governance

治理年鉴 2007

法国更新治理研究院 / 编 金俊华 / 译

责任编辑:许 彬

装帧设计:林 涛 秦 巍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78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一版 2007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 001~3 000

书 号: ISBN 978-7-80225-375-9

定 价: 45.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D035-54
1



法国更新治理研究院 编

Institut de recherche et débat sur la gouvernance

金俊华 译

治理年鉴

2007

Chroniques de la gouvernance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 首期《治理年鉴》是由埃莱娜·尼厄勒 (Hélène Nicul) 和樊尚·吉马尔 (Vincent Guimard) 构思和协调完成的, 并得到了马丁·维耶拉朱斯 (Martin Vielajus) 的协助。此外, 这期年鉴是与中文杂志《科技中国》以及法国的《国际邮报》合作的成果。《年鉴》的第一部分“作者眼中的 2006 年”和“大事记”得到了《科技中国》杂志主编陈越光的指导和更新治理研究院理事陈力川的协助。中文文章由弗洛朗·博纳富瓦 (Florent Bonnefoy) 和让居易 (Jean-Guy Yang); 英文文章由樊尚·吉马尔翻译。



目录

序言

作者眼中的2006年

2006年：“历史终结”的终结——《治理年鉴》年度评论 11

(皮埃尔·卡蓝默)

控制对外开放产生的后果 25

(西达尔塔)

2006：中国政府治道变革的新进展 31

(毛寿龙)

民主模式面临的严峻考验： 合法与合法性之争

选举过程：合法治理的条件还是表现？ 46

墨西哥：无法摆脱的政治困境 47

(杰拉尔多·阿尔巴朗·德·阿尔巴)

选举应当是寻求妥协的结果 48

(乌斯马纳·西)

刚果民主共和国：武器是获取政权的途径 50

(埃莱娜·塞吉尔)

切莫丢失战利品：解读巴勒斯坦立法选举 52

(齐亚德·马吉德)

宗教，政治的合理工具？ 54

刚果民主共和国：当教会为民主而战 55

(科莱特·贝赖克曼)

波兰：教会与不安 58

(帕特里克·米歇尔)

马来西亚需要什么样的治理：《古兰经》还是世俗的宪法？ 60

(穆罕默德·拉尔比·布奎拉)

当国家解体的时候，谁来合法替代？ 62

真主党在民间动员战略中的“社会”角色 63

(马丁·维耶拉莱斯)

“必须改变真主党的文化” 65

(达利亚·奥贝德 米歇尔·杜埃伊)



《正义和平法》:关于哥伦比亚军事行动合法性的辩论	67
(英格利德·玻利瓦尔 克莱尔·洛奈)	
关于结构性的原因:哥伦比亚的国家问题	68
(理查德·彼得里斯)	
在危机和冲突调解中外国参与者的合法性	70
国际干预:军事合作模式与人道合作模式之间的竞争与协力	71
(雅纳·布雷姆)	
宙斯盾:从“雇佣兵”到慈善家	73
(樊尚·吉马尔)	
危机局势下的治理:科特迪瓦的例子	75
(马萨·迪亚洛)	
公共财富的管理是全球治理的关键: 核能、蓝盔维和部队和水资源之战	
安全还是不是一种集体财产?	84
从维和行动到反恐战争:加拿大与阿富汗战争	85
(朱斯坦·马西)	
联合国的新干预主义:关于黎巴嫩的几点不合时宜的思考	87
(让-保罗·阿农)	
核问题的调节:《禁止核扩散条约》的失败和变通手段	90
多边主义和政治创举:裁军之道	91
(皮埃尔·维拉尔)	
朝鲜:作为治理工具的核武器	92
(莱奥尼德·彼得罗夫 塞巴斯蒂安·科兰)	
欧洲对伊朗核问题的处理:“有效多边主义”的尝试	94
(弗洛朗·普蓬诺)	
印度-美国的战略协定	96
(巴泰勒米·库尔蒙)	
治理与核扩散	98
(贝朗热尔·坎西)	
自然资源与边境冲突	100
边界:分割的地带还是交流的跳板	101
(克里斯蒂亚娜·凯泽)	
阿根廷和乌拉圭之争	103
(劳拉·瓦莱斯)	
用什么样的方式管理一种特殊的自然资源——水?	106
西班牙:别动我的水!	107



(罗拉·戈兰)

水资源的管理:中国的一个战略性问题 109

(弗朗克·加朗)

中国水问题转型与治理改革 112

(王毅)

国家、政府、民主关系的 深化与制度创新

欧洲的渴望,抛锚的欧洲 120

全民公决说“不”之后,保守主义更加牢固 121

(马克西姆·蒙达尼埃)

“在新世纪重新洗牌的时候,欧洲不能自甘落后” 123

——法国欧洲青年协会主席保利娜·热桑访问记

欧洲怎样治理 124

(让-路易·凯尔莫纳)

欧洲治理经验的启示 126

(王焱)

在“善治”的秘方中,国家占多大比例? 128

治理:在国家与市场之间,谁来管理社会秩序? 129

(博尼·坎贝尔)

“由于被市场催眠,他们忘记了国家无力对抗水老大” 133

(穆罕默德·拉尔比·布奎拉)

马里的采矿业:调节的必要性与提高能力 135

(吉塞勒·贝勒姆)

参与型民主与开明的政府:面对国家的用户——公民 138

参与型民主:2006年的好消息 139

(帕斯卡尔·佩尔克)

日本:推动参与型民主 142

(罗拉·戈兰)

国家的时代,人的时代:国家尚未偿清宿债 144

红色高棉领导人的审判:和平与正义之间的选择? 145

(弗朗索瓦·蓬绍)

佛朗哥去世30年后,萨帕特罗以正义之名重新揭开伤疤 147

(克里斯蒂安·加卢瓦)



交流,对话,让人们听到自己的声音: 公民与国家机构之间新的交流空间

街道:新的政治动员场所?	156
解读智利年轻一代的政治化倾向	157
——维克多·雨果·德拉·富恩特访问记	
2007法国总统大选一年前发生的“首次雇佣合同”危机中的青年一代: 抗议、政治化、怀疑、保持距离?	159
(安娜·米克塞尔 维维亚娜·勒艾)	
请听网上反对派的声音	162
互联网,一种参政的方式?	164
互联网:治理的空间和工具	165
(贝特朗·德拉·夏佩尔)	
互联网与欧盟——公民社会之间的辩论:省事的解决办法?	166
(奥利维耶·孔索洛)	
布鲁塞尔与公民:艰难的沟通	168
欧洲新的沟通政策,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169
(皮埃尔·卡蓝默)	
立宪过程不足以创建民主	172
——法国欧洲青年协会主席保利娜·热桑访问记	
文化多元性与公民身份:关于种族融合模式的不同视角	174
荷兰:被遗忘了的多元文化理想	175
(萨比娜·塞芬)	
伦敦恐怖事件揭示了不列颠民族的焦虑	177
(德尔菲娜·帕潘)	
等待我们的挑战是将我们的模式坚持到底	179
——布朗迪娜·克里格尔访问记	

关于治理层级的辩论:要结合,不要对立

民族国家:增加的诱惑?	188
托克劳群岛决心留在新西兰	189
(菲利普·兰德里亚纳里马纳纳)	
黑山恢复主权势不可挡	190
(埃尔韦·科莱)	
让科索沃组建军队吗?	191
(国际危机行动小组)	



次国家地区身份的两难抉择:一体化还是分裂化?	194
“我们不能把欧洲的未来建立在国家主权的基础上”	195
——弗里达·布雷波尔斯访问记	
“被当成‘卡塔卢尼亚’人的可能性与被当成西班牙人或欧洲人的可能性一点儿也不矛盾”	
——里卡尔·拉蒙·苏莫伊访问记	196
塞浦路斯:领土划分的解决办法是否可以在中国海找到?	198
土耳其:为了加入欧盟就必须与库尔德人分开吗?	200
(叙海伊·巴图姆)	
超国家的区域层级:世界治理的希望	202
区域层级在未来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203
(皮埃尔·卡蓝默)	
非洲联盟与保护的责任	205
(克里斯蒂娜·鲍威尔)	
中亚:上海合作组织,一个正在形成的集团	208
(拉曼)	
国际权力是否走向司法化?	210
世界贸易组织:向司法仲裁权的方向演变?	211
(莫里茨·亨斯曼)	
国际刑事法庭承认的第一批受害者	213

附录

更新治理研究院(IRG)	215
治理的概念	217
更新治理研究院从事的活动	218
更新治理研究院工作团队	220
更新治理研究院理事会	220
更新治理研究院执委会	221
《科技中国》杂志	222



“这样，当拥有七个河口的尼罗河河水从被淹没的土地退去，流回它原来的河床，当太阳在空中让新的河泥感受到它的火热时，农民在翻整土地时发现了许多动物。一些是刚刚出生的动物，还有一些是因缺少一些器官而不完美的动物。这些动物往往部分身体是活的，而另一部分还只是没有定型的泥土。洪水退去后，地面上留下了一层厚厚的河泥。因此，当炎热的阳光穿透了土地，土地上就出现了无数种动物。有些动物还是原来的模样，而其他动物的样子则是以前从未见过的。”

——奥维德《变形记》第一章



这

本首期年鉴是在更新治理研究院的建议下出版的,其目的是让人们通过 2006 年发生的重大事件来窥见治理实践和治理理念上的重大演变。我们所挑选并加以分析的各个事件并不一定是大多数观察家们所认为的“强信号”。这些事件也许只是“弱信号”,但却能够充分说明在实践治理或探讨治理方面出现的一些新理念和新方法。

我们不能用寥寥数语来概括这本首期年鉴,因为它是由所有参与构思的人塑造、加工和共同完成的。在此,我们要感谢他们为这个项目所作的贡献以及他们无懈可击的参与。我们首先要强调的是这个项目是集体合作的产物。

迄今为止,学术界和研究机构的许多成果已经对“治理”提出了很多方法和定义,而《治理年鉴》的目的并不在于抛弃或者支持哪一种定义。所谓那些“善治”只不过是一些社会上的意识形态的体现和一些独特的想法,它们是否符合实际以及它们的有效性都是值得怀疑的。因此,出于促进文化交流的目的,更新治理研究院不采纳任何“药方”。

不管怎样,从严格意义上讲,不论是从哲学意义还是社会意义上来说,治理都不是一个概念:因为概念本身是相对固定的。正

如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所说的¹,只有当我们能够展示国家正在进行的深度重组以及重组在等级、权力和垄断三个方面具有深刻的含义时,治理这个概念才真正成为一个概念化的框架。

然而,直觉告诉我们有些事情正在发生变化:我们正在经历一个过渡时期,一个权力相对混乱的时期,可以和封建时代末期的“乱世”相比;直觉还告诉我们,我们正在经历一个重新洗牌和发牌的过程。因而,一个能够将治理一词的概念限定在现实中的办法就是提出一些假设并靠经验加以检验。

我们正是通过这种方法确定了《治理年鉴》的结构和内容。年鉴中共提出了五个假设:1. 不同层面的权力共存,包括超国家和次国家等层面,而不再只是国家层面;2. 国家合法性的削弱,将其重新分配给社会的参与者,尤其是一些机构和个人;3. 政府控制社会秩序的能力的丧失;4. 水平式参与权力的新形式,超越传统等级制和代表制的方法;5. 共同管理问题的机制的存在,在决策方面,逐渐用协商和商议代替独裁。以上便是更新治理研究院研究工作中的五个分析主题。我们建议每年选取一些 ▶▶▶



►►► 由不同的作者所撰写的来自不同出处、谈论不同主题、采取不同风格和表达不同观点的文章来对这五个假设加以检验。但是这些文章都不同程度地直接回答了一个问题,即埃尔克·克拉曼(Elke Krahmann)提出的“从统治的逻辑转变到治理的逻辑”。

《治理年鉴》并不奢望能够彻底解决这些问题。相反,年鉴看重的是方法的多样性。而对于更新治理研究院希望推动的一场关于治理的辩论来说,多样性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因为治理在成为纯粹的技术和能力之前首先是一门艺术。它源于不同背景下的外在表现、传统、实践和机会。这门艺术在于使复杂的世界井然有序。但由于我们提出的依然是过去的那些问题,如合法性、权力、个人面对国家的问题,总之都是政治问题,所以治理这门艺术并不像有人所说的那样是一门新艺术。

年鉴的结构力求再现关于治理这一正在被形式化的概念的多种说法。无论如何,关于治理的说法都不应该是唯一的,因为人们使用的方法是各不相同的,有人用中断法,有人用连贯法,有时二者又都存在。在统治和治理二者之间变幻不定,这就使我们想到了奥维德的《变形记》。看一看,我

们就明白了。这本《治理年鉴》为您提供了全球变化的年度报告以及对变化形式和实践的观察。■

帕斯卡·德利勒(Pascal Delisle)

(更新治理研究院理事会主席)

埃莱娜·厄厄勒和樊尚·吉马尔

(《治理年鉴》协调人)

米歇尔·苏盖(Michel Sauquet)

(更新治理研究院执委会执行主席)

马丁·维耶拉朱斯

(更新治理研究院执委会执行主席助理)

1. 参看 Jessop (B), *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Cambridge, Polity, 2002《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
2. 参看 Krahmann (E.), "National, Regional and Global Governance: One Phenomenon or many?", *Global Governance*, 9/3, pp.323 -346; Krahmann (E.), "Conceptualizing Security Governanc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38/1, pp.5-26.《国家、地区和全球治理:一个现象还是众多现象?》、《全球治理》、《概念化安全治理》、《合作和冲突》。





皮埃尔·卡蓝默

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 (FPH) 执行主席, 国际治理问题专家。

特邀翻译: 陈力川

2006 年:“历史终结”的终结 ——《治理年鉴》年度评论

从拉美国家的选举到美国陷入伊拉克的困境,从普京总统重新控制俄罗斯的经济到日本丰田的成功,从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的破裂到皮诺切特的死亡,从塞戈莱娜·罗亚尔(Ségolène Royal)参加法国总统大选到中国频仍的民间维权运动,从欧盟扩大为 27 个成员国到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通过这些事件和人物,传统治理的危机和新方法的探索浮现出来。我在这里分七个主题对这些事件加以剖析:

1. 治理:一个根深蒂固的现实,一个历史的产物,一个对激情的管理
2. “历史终结”的终结
3. 民主的危机和转变
4. 国际体系的失灵
5. 危机中的欧洲仍然是 21 世纪唯一有前途的政治建构
6. 在经济、科学和自然资源这三个领域,2006 年不愧为多事之秋
7. 治理国际讨论的开端

从美国无力保证伊拉克的和平到新的政治力量在拉丁美洲的崛起,从中国土地纠纷的增加 to 欧盟扩大为 27 国遇到的体制困难,从能源问题扮演的核心角色——俄国的天然气,委内瑞拉的石油,伊朗的核能——到国际机构内部关于治理观念的辩论,2006 年可谓多事之秋。这些事件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揭示了目前治理方式的落伍,但由于受到过时的思想体系和惰性的束缚,新的方向在国际层次上尚未显露,以至于面对必要的变革,回到 19 世纪模式的诱惑与发明适合于 21 世纪现实的新的治理方式的愿望同样强烈。

本文重在回顾 2006 年治理领域中我认为最有意义的事件,并从不同的角度对若干事件进行分析。

1. 治理:一个根深蒂固的现实,一个历史的产物,一个对激情的管理

与我们周围以经济主义为主导的治理观点相反(这种观点将一切都简化为物质利益的游戏和一成不变的法则),2006 年提醒我们,治理,即和平地管理社会,须面对历史的激情,考虑到文化的多样性,承担民族和解进程失败的后果,因为这些进程建立在以重建统一性为名的历史谎言之上,然而有一天,这些谎言就像没有愈合好的伤口一样重新化脓。

土耳其要求加入欧盟的议题揭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发生的亚美尼亚种族屠杀的问题。在土耳其,提及这一 ▶▶▶



▶▶▶ 屠杀简直是罪过。在法国,否认这
一屠杀就是罪过。

同样的论争还涉及殖民列强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扮演的角色,特别是英国和法国。在法国,一项法律企图论定政治正确的历史:必须要讲殖民化积极的方面。相反,在原来的殖民地国家,政治正确在相当长时间内是将治理的所有缺点都归因于殖民掠夺。

在比利时,法语区的公共电视台播出的一个虚构纪录片宣称讲荷兰语的弗朗德勒地区从比利时分裂了出去;这件事暴露了历史遗留下来的紧张关系在一个即使只有手帕大小的国家的严重程度!

在拉丁美洲,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当选玻利维亚总统象征着土著人当家作主的深切愿望,五百多年前,西班牙殖

民时代,拉美的土著人或被屠杀,或沦落到半奴隶的地步。

在伊拉克,选举的进程不仅没有带来和平,反而激化了伊斯兰逊尼派和什叶派教徒之间的紧张关系,前者感觉受到“多数法”的严重威胁。

在这世界和平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的时刻,每个社会内部和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广泛的、和平的、诚挚的对话进程早晚有一天要摆在我们的面前,这是一个真相大白与和解的双向进程,需要回顾共同的历史,有时是被埋没的历史。执政者当然可以给予对方善意的保证,就像日本首相安倍访问北京时做的那样,但是这只能推迟一个真正的和解进程。

2. “历史终结”的终结

乔治·布什由于无法摆脱伊拉克困境而在中期选举的失败标志着一个时代——从1989年柏林墙倒塌产生的梦想的时代——的结束:这个梦想是一个由西方,特别是美国来定义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将市场经济与代议制民主永远结合在一起。

这是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布“历史的终结”的时代,美国的保守主义者认为可以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新的国际秩序,同时粗暴拒绝任何一个必然的、超国家的秩序。这也是建立在世界市场无限发展的乌托邦之上的所谓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似乎所向无敌的时代。然而,所有这一切都逐一崩溃。

伊拉克的困境表明,技术的威力可以破坏,但不能建设,特别是当年人以他们

“伊拉克的困境表明,
技术的威力可以破坏,但不能建设”



的宗教意识形态的名义不惜牺牲生命而采取野蛮恐怖行动的时候,而对于美国舆论来说,每死一个人都会引起轩然大波。

美国无力通过单方面的行动在伊朗开辟一个新的战场显示了一个建立在美军技术霸权上的单极国际秩序的限制,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不断下降,形势对新崛起的大国有利。

在拉丁美洲的巴西、智利、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委内瑞拉这些一向被美国视为后院的.国家进行的选举,显示新兴的政治力量拒绝服从北美老大哥的权威。

在美国内部,中产阶级的收入缩水,社会差异的扩大引发了一场社会辩论: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在各大洲之间重新分配经济力量方面卓有成效,而在保证每个社会的内部团结和有效地分配越来越多的财富方面却显得无能为力。

新的国际规则为管理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所必须。西方国家有选择的干预越来越令人无法忍受。俄罗斯重新昂起头。这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一个新的历史的开端。

新的国际规则为
管理一个多元化的
世界所必须。

3. 民主的危机和转机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两个独裁者相继死去:皮诺切特和萨达姆·侯赛因。他们的死包含着许多教训。

第一个教训与几年前西班牙法官加尔松(Garzon)对当时在英国就医的皮诺切特的指控和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干预有关,这两件事提醒我们,任何独裁者或前独裁者都不能因他的职务而得到终身豁免权。职务不

能使一切都得到原谅。渐渐地,国际法在对最高领导人的挑战中占了上风。

这两个人物之间的另一个相似性是美国在他们上台和倒台中扮演的角色。荒诞的是,同样是以美国国家利益的名义,美国扮演的角色正好相反:皮诺切特将军是靠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军事政变上台的,萨达姆·侯赛因是被美国军事干预赶下台的。由此可见,那些法律说教的限度。实力,国家利益,势力范围这些古老的现实主义继续破坏一个真正以法律为基础的国际社会的产生。

皮诺切特死在他的床上,为许多受害者的家属留下了遗憾。一个当年因反对政变而被皮诺切特处决的将军的女儿,米歇尔·巴什莱(Michèle Bachelet)于2006年初当选智利总统是一个美好的象征。一个女性,一个军事独裁的受害者的女儿。

第二个教训是无论在总统大选期间,还是皮诺切特的葬礼上,我们看到智利独裁时代留下的旧疮疤有重新破裂的可能。尽管如此,国家还是恢复了和平,民主得以运作,经济得以发展。皮诺切特是被选举赶下台的,尽管在很长时间内,他在军队里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危害性。就像废除种族隔离后的南非一样,历届智利政府开始了一个缓慢的、尚未完成的和解进程,在此期间,追求真相的努力和把往事一笔勾销的 ▶▶▶



►►► 愿望兼而有之。

第三个教训是和平的建设离不开艰难的妥协,但这是可行的。奥古斯都·皮诺切特曾经是一个残暴的独裁者。然而,如果我们可以将暴行分成等级的话,皮诺切特与嗜血成性的萨达姆·侯赛因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后者的死法与前者不同:在仇恨和复仇的喊声中被绞死。他是被从国际法的角度看没有多少合法性的外国武力和军队推翻的。美国自以为自由选举可以带来和平,好像代议制民主的实施可以代替民族和解的进程。显然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

泰国上演的是另一出剧。举国同庆国王的长久统治。面对一个贪污腐化,然而是在选举上台的首相,国王为一场和平军事政变作保。道德合法性战胜了民主合法性。目前,我们不得不承认这行得通。在泰国,道德合法性比民主合法性更有价值。这正是一个古老的历史教训所告诫的:权力欲合法地、持久地行使下去须以道德为基础;法律上合法不等于权力的合法,后者意味着人民对统治的认同。

拉丁美洲的选举以另一种方式体现了民主的危机和转变。在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巴西、委内瑞拉和乌拉圭,当选的都是非典型的左派人士,靠的主要是他们的名声和形象,而不是得益于其代表的党派。尽管玻利维亚的社会紧张局势一触即发,尽管厄瓜多尔的政权危机接连不断,尽管在委内瑞拉,雨果·查韦斯(Hugo Chavez)的

权力欲合法地、持久地行使下去须以道德为基础;法律上合法不等于权力的合法。

支持者和反对派势不两立,但是可以说目前这些国家民主政权的交替并未出现严重的事件。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个与传统决裂的民主,尽管把选票投给享有特殊威望的人物也是拉丁美洲的一个传统。在电视称王称霸的时代,在互联网的时代,政党和议会的重要性逐渐丧失。巴西鲁拉试图在经济效率、信守国际承诺和社会公正之间保持平衡而重新当选的情况很有意思:第一次他依靠工党而当选,工党组织的联盟很新颖,从中间偏左到极左派都有。但是工党信任度的丧失,接连不断的贪腐丑闻并没有对鲁拉的连任构成障碍。当年戴高乐为总统选举下的神秘主义定义在21世

纪初越来越应验:“一个人与人民的相遇”。不过相遇的也可能是所有的危险,一来选举非常昂贵,二来在作秀政治的时代,选后要为竞选的资助者提供报偿。此外,任何一个竞选连任的总统,特别是鲁拉和查韦斯,都没有在第一个

任期内为实现更好的财富分配进行结构性的改革。这就是治理的古老法则:为夺取权力所必需的才能与很好地运用权力的才能不见得一致。

目前看来,鲁拉和查韦斯的社会公正概念几乎完全是重新分配式的。查韦斯的顾客主义倚仗天赐的石油比鲁拉走得更远。

在西班牙《国家报》(El Pais)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亨利克·科罗兹(Henrique Krauze)提出定义民粹主义的十个标准。民粹主义领导人使用和滥用语言,通过语言来领导;他毫



不犹豫地炮制真相;他任意使用国有资金;为换取服从,他对财富实行“直接”重新分配,在国家享有石油资源的情况下,这个过程变得更加容易;他将富人分为被告发的“富人”和狂热的“爱国企业”;他随时可以号召群众,包括在必要的时候与体制作对;他用揭露外部敌人的办法为国内遇到的困难辩解;他蔑视合法的秩序;他借助“民众的愿望”废除制度的约束。

今天的世界,经济和社会问题非常复杂,地方问题与全球问题密不可分,只有过度简化的做法才能向人民做出清楚明白的解释,我们有理由担心在那些民主传统尚未站稳脚跟的地区,选举会经常推出这样的民粹主义领导人。

与拉丁美洲的这一特殊进程遥相呼应,在欧洲,法国社会党成立的让·若雷斯(Jean Jaurès)基金会的一项研究显示,无论有什么样的宪法,欧洲国家中议会的作用都有渐趋削弱的倾向。

与议会的作用渐趋削弱相对应的是互联网在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新的直接民主形式——通过互联网

与议会的作用渐趋削弱相对应的是互联网在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征求全体公民的意见——已经出现,至少目前还没有,而是由于这种新的信息通讯手段无论在形成舆论导向方面,还是在制定公共政策方面的作用与日俱增。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反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通过传统外交渠道谈判的多边投资协议(AMI)的运动构成了这个“网络民主”的第一个突出事件。最初,从加拿大发出的几个电邮信件就正在秘密进行中的谈判的性质对不同的网络发出警报,结果点燃了群情激愤的火药桶,所引发的反对浪潮足以使国家之间进行的谈判流产。

本世纪初,以头几届在巴西阿莱阁港举行的世界社会论坛(FSM)为代表的另一种全球化运动也是靠互联网才蓬勃发展起来的:论坛本身的信息,(参加者)注册报名,小型研讨会的组织和大型主题会的集中,所有这些象征一个世界公民社会自组织的形式如果没有互联网的普及都是无法想象的,包括在那些贫穷和缺少现代通讯手段的地方,例如非洲。

在法国否定欧盟宪法公投前的辩论中,我们看到两种对立的文化:一种是以传统政党和欧盟宪法支持者为代表的常规的选举文化,另一种是基本上由互联网组织协调的文化,它使欧盟宪法反对者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联合起来。法国公投结果的详细分析并不能使人得出选举风格 ▶▶▶

